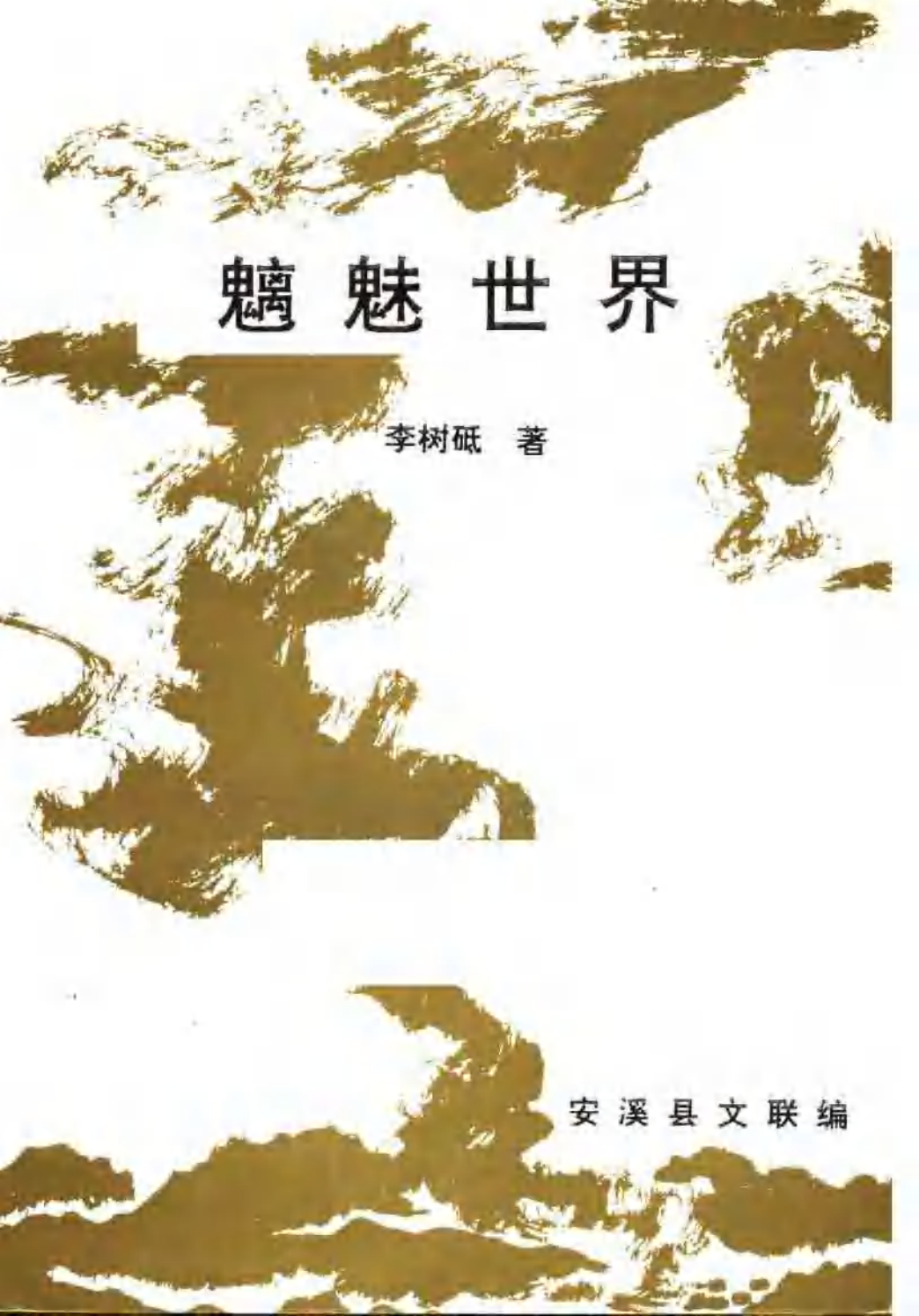


李树砥 著

魑魅世界

安溪县文联编



魑魅世界

李树砥 著

安溪县文联编



李树砥 像

李树砥先生生前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泉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安溪县文协副理事长、安溪龙津诗社秘书长。

李先生自青年时期便投身于文艺事业。四十年代曾任在厦门出版的《明日文艺》执行编委。1956年于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中篇儿童小说《山林的儿子》，并获省文联奖助金。1988年他作为主要编辑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故事卷安溪县分卷》出版，受到省民研会表彰。1990年于鹭江出版社出版安溪县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赤脚”宰相李光地》。

李先生数十年来辛勤笔耕，直到逝世前夕还在修改文稿，为后人留下了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魑魅世界》。

内 容 提 要

《魑魅世界》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清光绪廿六年至民国卅三年（1900—1943年），北伐、军阀混战、抗日战争风起云涌，中国大地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就在这一时期，福建的安溪、德化、永春、漳泉一带，先后出现了一批民军、土匪，最初为单股独群，接着迅速发展蔓延，后来竟群匪四处出没。他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其劣迹波及闽西、闽北，甚至震惊海外。《魑魅世界》以曲折的情节、丰富生动的史料、感人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这一历史时期民军、土匪、军阀形成、争斗、分化、覆灭的一幕幕。读之，令人沉思，令人受到启发和教育，从而倍加热爱今日安定、幸福的生活。

鸣 谢

谨向关心、支持本书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忱：

感谢安溪县委、县政府和诸多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感谢安溪县人大主任郑梦集同志为本书写序；

感谢香港白瑞贤先生慷慨资助并为本书写序；

感谢晋江民生公司董事长洪俊鹏先生慷慨资助；

感谢泉州益达室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及华侨大学建筑系沈长城教授的慷慨资助；

感谢安溪湖头李氏教育基金会和美溪村委会的支持和资助；

感谢泉州市文联副主席陈志泽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感谢泉州市民革领导翁辉煌同志的关心和大力帮助。

安溪县文联

鸣 谢

衷心感谢所有对本书出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领导、单位和友人。

衷心感谢安溪县文联主席宋丽珍及文协理事长苏淑勉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多方的帮助。

李树砥全体亲属

我所了解的李树砥先生

(代序)

郑梦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李树砥先生生长在安溪古镇湖头。这里的山川地理、商品经济、文化传统和故事传说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丰富的生活源泉对他的哺育和他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使他成为颇具影响的文学创作者。

创作和编辑是一种艰辛的劳动，需要有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精神。李树砥先生在创作上总是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尔后才与读者见面。在编辑工作上，从稿件的编排到文字的修改，他总要仔细斟酌，不肯轻易付印。经常要征求别人意见，包括作者本人的意见。当然有时他也坚持己见，与人争论不休。我随高甲戏剧团赴新加坡访问写过几首旧体诗词，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一篇旅星纪游的稿子，投给《山茶花》。当时，李树砥先生正在担任刊物的责任编辑，他认真阅读这篇稿子，并由此生发开去，谈了不少文学创作上的事情。在这次谈论中，我了解到他不但擅长中长篇小创作，而且在散文和古体诗词写作上也有相当深厚的功底。

李树砥先生既有强烈的事业心，又有丰富的思想感情，是既懂得工作，又懂得生活的人。为了保证写作和编辑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他有严格的生活规律。在参加《山茶花》、《龙津吟》和《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故事卷安溪分卷》的编辑

工作时，他住在文化馆宿舍，晚上要按时休息，中午也要片刻养神。在家撰稿，同样要求有个安静环境，对周围的嘈杂声响感到十分厌烦。我们对此经常给予关注并尽力协助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李先生夫妇感情甚笃。李先生来县编稿或参加文学活动，老俩口总是相依相伴，互相关心，互相照料，业余时间，或者携手河边，一起散步，或者同找朋友叙茶，使生活过得更加充实。

李树砥先生在生活上经过诸多磨砺，居室并不宽敞，经济也不宽裕。尽管创作条件受到限制，但由于他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终于使他成功了自己的事业。1956年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表了《山林的儿子》，并获得省文联的奖励金。之后又陆续在各级刊物上发表作品。可喜的是在他古稀之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赤脚宰相李光地》，可贵的是他生命不息，笔耕不停，抱病创作，给读者留下第二部长篇小说《魑魅世界》，用心血为自己的创作历程写上光彩的句号。在李先生这部遗作即将出版之际，谨以这篇文字志念。

序

白瑞贤

李树砥先生是我难忘的老师。我是在五十年代于厦门认识他的。那时他刚从家乡安溪来到厦门，在一所学校中教书。

我的姐夫高云览是《小城春秋》的作者，在他的影响下，我对文学有了浓厚的兴趣。

我是在厦门图书馆结识李老师的。那时他在搞文学创作，经常到图书馆看书写稿。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也常到图书馆阅读文学作品，共同的兴趣使我们走到了一块，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大凡作家都有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有不少作家尚有诸多不凡之际遇，更有些作家经受了生活的种种磨砺。李老先生一生的历程，犹如安溪那蜿蜒崎岖的山道，坎坎坷坷。命运曾一度无情地捉弄他，他举过锄头也握过柴刀，然而万般的困顿没能削弱他对文学的执着的爱，反而让他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中篇小说《山林的儿子》就是他经历了三年的山林生活之后写成的。

李老师是个痴心文学且勤于笔耕的人。当年他在厦门租了个小房间，光线阴暗，条件很差。但他一边教学，一边写稿，甚是辛劳。为了方便他搞好文学创作，我把他请到了我的家中，腾出一间较为明亮的居室作为他的写字间并兼作卧

室。从此，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总是十分抓紧时间，每每教学回来，便铺开稿纸爬格子，《山林的儿子》就是在我的家中写成的。他还经常为我传授写作知识，并详细地修改我的习作。他精通历史，谙熟典故，每每讲起古典文学，总能引经据典，十分娴熟，我那时就很钦佩他的博学多才。

1957年李老师离开了厦门，又回到了安溪故乡。不久，我也离开了厦门移居香港。自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1989年，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一个李老师的同乡，探知了李老师的下落。我十分高兴，马上给他写信。李老师接到学生的信更是喜出望外，也立即给我回了信。从他的信中我了解到他近几年的状况，知悉他在县文化馆工作，负责编辑县刊《山茶花》，后又参与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安溪县分卷》。他还一边搞文学创作，且出版了历史小说《赤脚宰相李光地》。我为他取得丰硕的文学成果而由衷的高兴，也为他的健康而欣慰。

1993年，我从香港返厦办事。因思念老师，特地到安溪湖头探望他。三十多年不见，当年风华正茂的李老师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然而，我发觉他依然精神矍铄。我看到他的案头铺着厚厚的一叠稿纸，原来他正在进行第二个创作工程——50多万言的历史小说《魑魅世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令人钦敬不已！临别，老师送给我几本书，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安溪县分卷》，还有他创作的《赤脚宰相李光地》。

没想到，1994年5月，我在香港忽然接到李老师长子李其力先生给我的信。他向我报告了他父亲逝世的消息。顿时，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是夜，我遥望天空，似乎觉得在山的那一边陨落了一颗星星。据我所知，《魑魅世界》是一部有一定价值的历史小说，凝聚着李老师大量的心血。但作品未出版，人却离去，《魑》稿问世艰难，如果让它埋没了，

那不仅是李老师的心血白费，也是安溪县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安溪文联有心印发这本书稿，但正苦于缺少经费。我想，我祖籍安溪、算是个安溪人，又是李老师的学生，我也应尽一点力量协助安溪县文联把李老师这本书稿印发出来。1994年我因事复返厦门，特地到泉州邀其力先生到安溪，与安溪县领导和文联领导共商印书事宜，并表示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作为一个安溪人，我深感故乡安溪的可爱。安溪山清水秀，地大物博，历代出了那么多的人材。安溪应迅速发展，也可能发展，特别是安溪的文化事业应当走在前头。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深感一个作家工作的崇高和艰难。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燃起了明亮的火炬，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李树砥老师就是这样许许多多作家中的一个，我永远怀念他。愿故乡的文化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是为序。

94.12.31

目 录

我所了解的李树砥先生（代序）·····	郑梦集（1）
序·····	白瑞贤（3）
一、洪知府杀害义民媚外寇·····	（1）
二、郑永强死里逃生归云谷·····	（12）
三、搭同伙台南做买卖·····	（19）
四、背初衷赤松林借香银·····	（29）
五、漳州府劫官库·····	（35）
六、会剿·····	（42）
七、铁桶寨穷秀才造反·····	（54）
八、拒降·····	（65）
九、石火焰上山为匪·····	（71）
十、赵东雄的发迹·····	（78）
十一、师出有名·····	（92）
十二、悬崖决斗·····	（100）
十三、汤百和的来历·····	（105）
十四、图谋席卷各郡·····	（115）
十五、张石只府城清军师·····	（123）
十六、奉命招安县令惊心·····	（133）
十七、雪大仇二进漳州·····	（141）

十八、九龙江畔活捉洪知府	(147)
十九、联系革命党	(154)
二十、宣传革命	(161)
二十一、驱逐知县	(168)
二十二、割据争雄侵占县城	(179)
二十三、放纵穷寇死而复燃	(185)
二十四、石火焰穷凶杀少女	(197)
二十五、汤百和突袭大雁圩	(204)
二十六、赵东雄败归白水寨	(212)
二十七、汤百和当司令	(217)
二十八、卓文光施用反间计	(222)
二十九、丁多智施计杀振德	(227)
三十、狡计绑番客	(234)
三十一、报夫仇移祸东吴	(245)
三十二、狸狸窟妖妇纵淫行	(250)
三十三、美人狼藏身蝙蝠洞	(257)
三十四、美人狼失机被擒	(264)
三十五、老督军金屋藏娇	(270)
三十六、汤百和逃生钻狗洞	(278)
三十七、赵东雄三度失县城	(284)
三十八、困吞併北兵大扫荡	(290)
三十九、驱北兵南兵大联合	(298)
四十、铲除军阀北伐军入闽	(308)
四十一、反对参加北伐	(313)
四十二、石火焰拦桥抢新娘	(318)
四十三、换妻	(325)
四十四、鬼哭崖的战斗	(331)
四十五、被俘扛大炮	(336)
四十六、赤水乡民团抗乌单	(346)

四十七、浩劫	(354)
四十八、赵东雄吞并八卦寨	(359)
四十九、石桥之战	(371)
五十、郑永败走青枫岫	(378)
五十一、设宴延宾大兴土木	(386)
五十二、巧立名目吸食民膏	(394)
五十三、宁可我负人	(398)
五十四、发行汇票	(407)
五十五、土皇帝遇凶纳妾	(414)
五十六、兴建公路便利出巡	(426)
五十七、狡兔三窟	(431)
五十八、美人狼重归猩猩窟	(440)
五十九、十九路军入文府	(454)
六十、控告书雪片飞来	(464)
六十一、佛寺求签	(473)
六十二、悔恨失机	(479)
六十三、营救	(489)
六十四、土皇帝咬草死刑场	(499)
六十五、金丝雀脱笼纷飞	(508)
六十六、石火焰突围归老巢	(514)
六十七、铁军炮轰碉堡	(522)
六十八、悍匪再遭蝙蝠洞	(529)
六十九、郑永强重镇文府	(533)
七十、群匪化为讨伐军	(538)
七十一、郑伯英入云谷清剿	(542)
七十二、汤电火劝降	(549)
七十三、郑伯英塞水淹土楼	(555)
七十四、竹屋斫伤	(564)
七十五、至死不悟	(572)

七十六、郑伯英设赌捕诸匪.....	(580)
七十七、汤电火独擒美人狼.....	(586)
七十八、石火焰上高架.....	(594)
七十九、美人狼的下场.....	(601)
八十、林静风清.....	(610)
跋.....	李其力 (615)

一 洪知府杀害义民媚外寇

星光微明的黑夜，一只小木船在涨潮的台湾海峡航行，张饱了乌帆，渐渐驶近厦门岛。海上刮着四级大风，波涛汹涌澎湃地把小船摇得像摇篮。在能见度微弱的视野里，海水像一池墨汁，但是激溅的水珠飞进船里，却不把衣服染黑，只觉得粘腻腻的。

“永强哥，我们渡过了横水，可说脱了险啦！”殷秀峰对郑永强发出大感慰藉的语调。

郑永强声音铿锵、笑声朗朗地回答：“脱了险啦，前面是大担小担，过了这两个小屿，就是鼓浪屿和厦门岛，倭寇再也莫奈我何了。哈哈！”

哈哈！船里五个人都发出笑声。还能不笑吗，他们是从鬼门关跳出来的，这五个人夜初从台湾岛的一个荒无人烟的海港，驾着这只小船出发，因为抗日失败，在台湾再也站不住脚，决定逃回大陆，招集爱国志士，然后重返台湾和日本侵略军周旋，抗战到底。郑永强是他们的队长，在夜的黑光里，可以辨明他是又高又壮的个子，用虎背熊腰去形容他的躯干，异常恰当。他脸庞黝黑，眉宇间呈露一派英气，说话声音洪宏，压得倒海涛，要是在战场上大吼一声，足够鼓励士兵向前拼杀，也令敌人丧胆。郑永强的绰号叫山狮，殷秀峰的绰号却叫夜猫，因为他的一双眼睛，在暗夜里比别人亮，在台湾黑夜袭击日本侵略军，不能明火，总是让他带头

先走，队伍跟着前进。他个子瘦长，但如用竹竿来比拟，却有一半不恰当，因为他也生得强壮，不算瘦小。至于其余三人——白大山、杨良德和张发兴，也是壮实的形貌，称得上抗日的健儿。这一船人都是强寇不肯屈服，昼夜驾船投奔祖国的义民。他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可能被日本战舰截获的危险，抱着破釜沉舟誓死不做亡国奴壮志，靠着航行海峡的经验，由郑永强扯着帆，悄无人知地在大海中漂流一整夜。航程中郑永强不断地打着气说：“我们沉住气准备战斗。要是日本侵略军追上来，就战斗到最后一人，把小船也凿沉，决不当俘虏！”经过一夜的惊心的航行，此刻他们虽见不到厦门岛的陆地线，但却心里踏踏实实了。他们再也不怕日本侵略军的追捕，而是在心里或口里呼出：我们终于回到了亲爱的祖国啦！

太阳初升的时候，小船在厦门码头停靠。码头边还停靠着许多在厦鼓之间载人过海的小舢板，舟子见郑永强的小船靠近来，既不是同安的也不是漳州的，一个个是雄赳赳的汉子，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不禁都好奇的眼光注视着，豪爽关切地招呼：“喂喂，好兄弟是从哪里来的呀？”

郑永强环视伙伴们一眼，然后像见到亲人般地笑答：“乡亲们，我们是从台湾日本侵略者的虎口逃出来的呀！”

殷秀峰见郑永强说了又补充着说：“我们是黑旗军的志士。——乡亲，你们可知道黑旗军吗？”

一个花白胡子的舢板手回答：“刘永福的军队，是吗？”

“是的。”白大山抢着回答。

于是五个人就和舢板手们攀谈起来，舢板手递烟送茶，他们毫不客套地抽着喝着。郑永强喝下两杯乌龙茶，茶水在肚里咕噜噜一阵响，他这才想起饿，一想起饿，便饿火熊熊，禁不住开口道：“我们在船上不敢生火，一夜没吃饭了。有饭，就送几碗给我们填填空腹好了。”

这就给舢板手出难题了，舢板只载人不载饭。但饭家里，住近码头的人立刻去家里拿饭来，五个人狼吞虎咽地把饭吃光，拍拍肚皮，虽不十分饱，可也生得出力气，便又抽着烟，一边报着姓名。

花白胡子的舢板手问道：“你们祖地是哪一县呢？”

殷秀峰指着郑永强回答：“我和郑大哥是云谷祖。”

白大山也指着杨良德和张发兴道：“我们三个人的祖地都在漳州。”

花白胡子的舢板手又问：“你们在厦门有亲友吗？”

“我们的亲友就是列位兄弟。”郑永强气派豪爽地回答，顷刻间就认了亲啦。

“登岸吗？”

“不登岸了，我们马上驶往漳州。”

“去漳州寻亲访友？”

“去漳州招军买马，打回台湾抗日。”郑永强挥一下拳头回答，接着反问：“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的宝岛台湾，你们肯跟我们一道去把他们赶走吗？”

一个中年的舢板手答道：“只要我的老婆答应，我一定去！”

另一个快言快语的青年舢板手笑哈哈地说：“我的老婆不答应，我也要去！”

中年舢板手摸着短道：“哈，水生，你的老婆还寄在你丈人家里哩。”

说得所有的船上的人都笑起来。最后是大部分的人都要去，只要郑永强来招呼他们。

“好，有种！闽台一家，救国是大伙的事，我一定来招呼你们。”郑永强回到祖国的怀抱，便遇上这一群热情义勇的舢板手，高兴得直竖着大拇指。接着他向殷秀峰一挥手：“趁着大南风，我们扬帆开船吧！”